

現代文獻工作基本概念

袁 翰 青

为了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做出更多的貢献，我国的图书資料工作者都要求能够将自己的工作，开展得更深更細。这就涉及到由傳統的图书馆工作进入文献工作領域的問題。顧家杰同志在去年发表的《科学图书馆工作发展問題》一文中，把开展文献工作作为提高科学图书馆工作质量的重要方向⁽¹⁾。这一方向性的建議，引起人們对文献工作更进一步的关切。

建国以来，我国的科学文献工作有了迅速的发展，取得可觀的成績。尽管如此，文献工作在我国的历史毕竟还很短，經驗也很有限，究竟什么是文献工作，不能說已經有了統一的基本概念。例如1958年出版的卢震京編《图书馆学辞典》一书中，即未列“文献”及“文献工作”条目。又如李鍾履和南京图书馆分別編輯的《图书馆学論文索引》第一輯和第二輯，搜集的論文已近达1957年，可是分类表中亦无文献工作子目。由此可見，文献工作在实际上虽已进行了，这項工作的涵义却尙待明确。我現在仅就个人的管見，試論現代文献工作的基本概念。淺陋片面之处，一定不少，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一) 文獻一詞的来源 文獻一詞早見于我国古籍《論語》的《八佾(yi)》篇中。此書記載孔丘的話說：“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²⁾。这段話的意思是：孔丘懂得夏代的制度，杞国的就不了解；懂得殷代的制度，宋国的就不了解；这是由于文献不够的缘故。朱熹替文献一詞作注解說：“文，典籍也；献，賢也”。如果用現代汉语來說的話，“文”和“献”本各有所指：“文”指书籍，“献”指熟悉情况的人。后来在我国古典著作中，文献一詞的概念有了演变，一般泛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章和图书而言。

十四世紀时元朝人馬端臨編过一部大类书，名为《文献通考》，1319年完稿。这部书輯录了上古至宋高宗两千多年間有关政治、經濟、历史、地理等二十四个方面的許多古籍中的記載，加以分类整理

和考证。类书的編纂原已可视为古代的文献工作。馬端臨開創了在类书书名上冠以“文献”一詞的先例。后来，清朝又編过《續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和《續清朝文献通考》三部大类书。从此，文献一詞在汉语里就逐渐普通起来。两位作者郑鹤声和郑鹤春，曾在1930年編著过一本书，书名《中国文献学概要》。此书中所謂“文献学”，系就考证古籍图书在分类、校訂、編纂和印刷等方面源流而言，实际上是古籍简史。

文献一詞和古典文献工作在我国虽然已有很久的历史，可是“文献工作”成为特定的名詞，尤其是科学文献工作之兴起，乃是現代的新事物，并且我們基本上是利用固有名詞來翻譯外来术语的。因此，我們还須要介紹一下相应的外文名詞。

(二) 相應的外文名詞 就俄、英、德三种文字来看，相当于文献一詞的各有两个字：俄文里是 *документ* 和 *литература*，英文里是 *document* 和 *literature*，德文里是 *Dokument* 和 *Literatur*。其它欧洲語文中相应的名詞也和这三种文字相类似。

这两組相当于文献一詞的外文，在用法上是有點區別的。前一組就历史性強的文件而言，既用单数，也用复数，分別指一篇或几篇文献，恒用于社会科学的著作之中。后一組名詞是集合名詞，无单数和复数之分。科学技术論文的文末，常附有供参考用的文献目录，在俄、英、德文里就分別用 *литература*, *literature*, *Literatur* 这样的名詞，不用前一組的名詞。在我国的学术著作中，这两組外文名詞一般均譯为文献。可是我們将汉语譯成外文时，就須要注意外文名詞的区别。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政策文献汇編》一书，书名中的文献一詞，如譯成英文可为 *documents**。至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极譜学文献內容索引》一书，封面上

* 此处的文献一詞也可以譯成 *archives*，但決不能譯为 *literature*。

就印有英文书名为 *Subject Index to Polarographic Literature*, 則用 literature 一字來譯文献一詞。

Document 和 literature 还有一点不同：前者包括印刷品以外的文字記錄，如碑文、古币图文等，后者一般只包括书刊資料。在科学技术論文里，使用文献一詞时，往往是指 literature 而言。現代文献工作中的绝大部分，是关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文献。我們了解文献一詞的相应外語用字，还是有必要的。

“文献工作”一詞在欧洲各国語文中均源出拉丁字 *Documentum*, 本指证件而言。此詞在俄文中为 *документация*, 英文中为 *documentation*, 德文中为 *Dokumentation*, 其它欧洲語文所用的也基本上是字根相同的詞，只是詞尾稍異而已。日本語文中的“文献工作”則用片假名音譯德文 *Dokumentation*, 成为 *ドキュメンテーション*。

如果不就事物的本身情况来考虑，只推敲譯文，有人把 *documentation* 也譯成“文献学”。文献学誠然是我国固有的用詞，討論的內容却着重于考证典籍源流，和現代文献工作的涵义是不同的。至于現代文献工作是范围相当广的工作，涉及到好些方法；工作的本身和工作的方法当然都可以构成科学的研究的对象，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形成一門独立的科学。因此，为了比較切合实际起見，本文还是用文献工作这一名詞。

(三)文献工作的定义 一般說来，好些名詞所表达的概念，往往不易用简单的句語給以确切的定义。可是如果能够有个大体可用的定义的話，总比沒有定义要便利一些。

在国外，曾經有好些图书館工作者和文献工作者替文献工作下过定义。由于各人在观点上的差別以及随着事物本身的发展，文献工作一詞有过好几种定义。誠如泰勒 (R. S. Taylor) 在《科学文献工作常用术语集》一书所指出的那样：“文献工作一詞在討論时，因人而扩大或縮小其範圍。”^[3]

在 1947 年，勃萊福特 (S. C. Bradford, 1878—1948) 于所著《文献工作》一书中，认为“文献工作是一种有实用意义的技艺”。他說：“文献工作的技艺，是搜集、分类和便于提供所有学术活动記載的技艺”。^[4]

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的《行动中的文献工作》一

书，中有麦克 (J. D. Mack) 和泰勒所写“文献工作术语体系”一章，认为：“文献工作指一系列的技术而言，其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提供、組織和傳递记录了的专业知識，使所含情报达到最高的取得率和利用率。”^[5]

羅馬尼亞学者阿夫拉梅斯庫 (A. Avramescu) 及侃蒂娅 (V. Căndeal) 在1960年曾給文献工作一个定义，着重于文献服务工作。他們說：“文献工作意味着为研究人員发掘、搜集、保管和利用前人所取得的、与其研究課題有关的、固定在文献上的全部知識財富”。^[6]

德人雪萊 (Scheele) 于1961年給文献工作以很简单的定义，他认为：“文献工作是系統地搜集文献，使其易于得到和利用”。^[7] 这一定义过于简单，几乎将文献工作与图书馆工作等同起来了。

泰勒分析并綜合了几种見解，他提出的定义是：“文献工作为一种技艺，涉及处理有记录的情报的方法，最恰当地获得和利用”。^[8]

最近希拉 (J. H. Shera) 在一次图书館工作者的會議上，指出文献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新的分析、組織与檢索方法，来充分利用各种记录起来的知识”。^[9]

这些定义都着重指出文献加工的技艺、技术和方法。这是由于科学文献数字的龐大，并且不断地激增，使加工整理的技术問題，必然成为当前研究文献工作的重点。只有經過严密的整理之后，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才具备查索的便利。同时，从外国学者所提的定义也可以看出，文献工作还没有达到具有系統理論的独立科学的阶段；視為重要的工作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根据当前文献工作情况和我国的經驗，我們建議給文献工作以如下的定义：

文献工作是組織知識的工作。更明确一点可以說，文献工作是将分散记录起来的知识，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經過学术分析与抽出之后，用一定的方法組織起来，对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便利，能随时被檢索到并参考利用。文献中的知識单元实质上就是所含的情报。通常所謂文献工作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知識組織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檢索工作的一方面。只有經過科学地組織起来，檢索工作才有基础。組織工作是体，檢索工作是用。这体和用的两面，构成文献工作的基本內容。

記錄起來的知識不外乎階級鬥爭的知識、生產鬥爭的知識和科學實驗的總結。這些記錄起來的知識就成為文獻，都是文獻工作的對象。由於近代各國積累的文獻數量很多，出版印行的情況很分散，再加上所用語文品種的多樣性，這使人們對於文獻的直接利用，發生相當大的困難。因此，勢須有人將國內外大量分散的文獻進行加工整理，扼要地用本國語文表達出來，系統地分門別類地組織起來。這種工作就是文獻工作的本體。

科學技術文獻工作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鬥爭的知識和科學實驗的成果。近年來這些方面的新發現、新創造和新進展特別豐富和迅速，所以科學技術文獻工作成了文獻工作中的重點。人們往往簡稱科學技術方面的文獻工作為文獻工作。

本文在前面提到知識單元。何謂“知識單元”？這是拿來區別於籠統的知識一詞的用語，指的是將某項知識分析成若干單元。當然，知識不像物質和物質的屬性，可以有一定的單位來衡量。所謂知識單元是隨著知識領域的擴大以及深化程度的發展而不斷地變化著的。同時，我們還要知道，不同的專業對於相同的知識，要求的單元點也可以有粗細的不同。

現在舉例來說明知識單元的意義。在有機合成發展的初期，醇類合成法可以成為有機化學中的一個知識單元；到了有機合成蓬勃進展的今天，必須專到像二苯甲醇的合成法，才能視為有機化學中的知識單元。再過一定的時期之後，二苯甲醇的合成法作為一個知識單元來處理，又會覺得知識面過寬了。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不從有機化學專業的角度來看問題，從機械工程專業的角度來考慮，醇類合成法仍然可以是一個知識單元。由此看來，在一定專業的範圍之內，對於本專業知識的分析越深，單元點也就越細，知識的組織程度也可以越高。文獻工作的質量取決於對文獻所含知識內容分析的深度以及組織方法的細密和便利的程度。因此，我們着重指出知識單元這一概念。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新發現的知識單元”呢？如所周知，一篇為科學研究人員所重視的文獻，總是含有前人已闡明的知識和文獻作者所發現的新知識或提出的創造性理論。對於前人早已闡明的知識，一般說來，應已經過文獻工作者加以組織；這些知識單元雖然省略掉未著錄，也還是可以查索到並加以

利用的。至於新發現的知識單元，却決不能遺漏，否則文獻工作就失去应有的作用了。簡言之，新發現的知識單元即就是文獻中所含有的最重要的情報。

在各種文獻的數量尚不十分龐大的時期，經過整理與組織之後的文獻，就可以由研究人員與技術人員自行查出，參考利用。隨著文獻數量的迅速增長，出現了文獻服務工作，通過檢索、複制、代譯等手段，把適合需要的文獻，提供給利用者。這是現代文獻工作的又一重要方面，與文獻工作的本體，相得益彰。

在大體討論了文獻工作的定義之後，我們可以說明一下文獻工作與其他相關工作的關係，以進一步了解文獻工作的基本概念。

(四) 文獻工作與相關工作的關係 从近代處理知識的方法的發展經過來看，文獻工作在組織知識的一面原為編輯工作的一種類型，在情報檢索的一面原為圖書館工作的一個部門。隨著知識領域的擴大和文獻數量的迅速增長，文獻工作和編輯工作以及圖書館工作有其交叉的部分，也有獨立的部分，逐漸形成所謂“附庸蔚為大國”的現象。

儘管文獻工作有其自己的工作方法，可是它和別項相關工作，還是有多方面的聯繫。特別是在我國，由於文化事業的飛速發展，許多工作要求各方面都能兼顧分擔，充分協作，本毋須作硬性的分工，可是人們卻常常希望了解其中的同異。因此，將文獻工作和編輯工作、圖書館工作、目錄工作、資料工作、檔案工作以及情報工作的關係，進行簡要的闡述，還是有其必要。

总的說來，文獻工作和其他相關工作主要都以記錄知識的出版物為工作的對象。這是它們的共性。由於工作方法上的特性，以及要求上的不同，從而使文獻工作所起的作用，也就和其它工作有所不同。本文下述各種工作之間的關係，僅僅是個人粗淺的認識而已。

a. **編輯工作** 文獻工作既是組織知識的工作，編輯工作是將知識編寫成書刊，也是組織知識的工作。這裡有什么不同呢？事實上，文獻工作中的報道環節，包含若干編輯工序。這豈不更使二者之間難於區分嗎？從現代文獻工作發展來看，早期與期刊的編輯工作有密切的關係。法國化學會於1858年創刊通報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chimique de France*，就辟有專欄，摘錄國內外化

学論文的摘要。这一专栏即名为 Documentation (文献工作)。我們知道，至今进行文献工作的主要方法还是編印文摘，不管是用什么形式出版。可是現行的科学文摘，已大部分不是附在一般期刊里出版了。

一般說來，編輯工作和文献工作的不同之处在于：通常的編輯工作着重于原稿的处理，只具备一定的組織程度；文献工作却要处理大量分散的原始文献，抽取其中的精华，編成文摘之类的二級文献，还要附有檢索所含知識单元的工具，这就要求更高的組織程度。举例來說：梅嶺岳著的《原子核物理学》一书，是經過了作者编写和編輯人員加工之后出版的。此书当然組織了有关原子核物理学方面的重要知識，但是并不指引讀者去参考原始論文，起的是介紹原子核物理学基本知識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的《原子能文摘》半月刊，每期著录論文提要达两千篇，組織了散載于国内外各种出版物中的核子科学知識，为研究人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文献工作的实例之一，也說明了其与一般編輯工作在实质上的区别。

b. 图书馆工作 文献工作与图书馆工作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文献工作中的情报檢索部分，原属于图书馆內的参考諮詢工作。我国的图书馆淵源于藏书楼，后来吸取了資本主义国家近代图书馆的办法，現在是国家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傳和推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組成部分。图书馆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工作面很广，参考諮詢工作只是一个方面，不可能包罗文献工作的全部內容。

在国内外的許多图书馆里，对待文献工作的做法，各有自己的傳統和特点。有些国家采用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分工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問題。例如在英国，绝大部分的文献服务工作是在专业图书馆里进行的。还有这样的見解，认为图书馆工作以处理书籍为主，文献工作以处理期刊論文为主。美国专业图书馆协会所編的《技术图书馆的組織与管理》一书里，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⁸⁾此外，有些討論文献工作的著作，把文献工作的范围看得非常宽，不但包括全部图书馆的工作，还包括博物館的工作。例如羅馬尼亞学者阿夫拉梅斯庫及侃蒂姍所著的《科学文献工作导言》一书，就把文献工作視為包罗极其广泛的工作。由此可見，图书馆工作和文献工作的关系，是相当錯綜复杂的。

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图书馆必須兼顾文献服务工作，以符合为讀者主动服务的要求。至于大部分的文献工作則須另由文献机构或科学情报机构来担任。

一般說來，图书馆工作的处理方法，书籍以册为单元，期刊以品种、卷或期为单元。图书馆对于不連續的出版物，通常有分类、书名、著者三种卡片就大体足够利用了；有些卡片中虽也附有图书提要，往往只列重要的目次，不足以反映全书內容。至于連續出版物，特別是期刊，图书馆工作通常只制刊名字順卡和分类卡，即可供讀者按卡借閱之用。文献工作对于期刊，不但須将所載論文，按篇报道，还須深入到論文所含知識单元。这样的要求，对于一般图书馆是难于做到的。

c. 目录工作 文献工作和目录工作的关系如何，有何共性和特性？这是人們很关心的一个問題。我国古籍的目录工作具有相当长期的历史，可說在有图书馆之前就有了目录工作，早有目录学之称。誠如周祖謨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傳統的目录学所要闡述的主要內容”是关于古代目录书的“性质、体制、作用和源流。”⁽⁹⁾換句話說，經典目录学基本上是目录工作史。正規的目录工作以分类著录书籍的作者、书名、卷册、版本等为其工作內容，間或有附些提要的。长期以来，这种目录工作在图书馆中發揮重要作用，不可缺少。可是它与現代文献工作之以論文为主要对象者显然不同。从十九世紀开始的目录工作，已发展到著录論文的篇名了。最著名的实例是英國皇家学会主編的《科学論文目录》(Catalogue of Scientific Papers)，1867年創刊，后又改名《科学文献国际目录》(International Catalogue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于1919年停刊。这种目录式的出版物后来发展成为各国的各門学科的題录或索引。这些題录或索引，有以专题方式著录的，包括本专题从开始以来的全部篇名、作者和出处等項目；有以学科为范围，定期出版的。这类目录式的出版物，也有以卡片形式发行的。这种近代目录工作可以看成是属于文献工作的范围之内，也可以看成介乎文献工作和傳統目录工作之間的一种工作。两者之間本来难于有严格的界限。

有两种目录式的出版物，肯定可以划入文献工作的范围。这两种目录都利用篇名中的关键词作为

組織的方法和檢索的手段。這些關鍵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篇名中的知識單元，所以我們可以說這類目錄工作應視為文獻工作。

第一種文獻工作式的目錄是手工編制的，可以1933年出版的前金陵大學農學院主編的《農業論文索引（1858—1931）》為例。這部名為《索引》的目錄著錄了中文論文三萬篇，西文論文六千篇，採用篇名中的關鍵詞，按母筆字順排列。當時在文獻工作術語里，雖還沒有關鍵詞這樣的術語，可是事實上這部《農業論文索引》是這樣編的。只要掌握了它所用的排列原則，讀者就可以檢索到所需要的文獻。

舉這部《索引》中所著錄的一篇文獻為例來說明：在1931年出版的《農聲》雜志上刊載有一篇謝鍾靈所寫的論文《木屑可以化作牛馬之飼料》。題目中有“木屑”、“牛”、“馬”、“飼料”四個關鍵詞，代表四方面的有關知識。《農業論文索引》將這篇論文分別著錄在“木屑”等四個詞之下，使讀者可以從四個角度中的任何一個角度，都可以查找到這篇文獻的出處等線索。因此，我們說，編制《農業論文索引》的目錄工作，已經進入文獻工作的範疇了。

第二種文獻工作式的目錄利用最現代化的方法編制，所謂“上下文關鍵詞索引”*(Keyword-in-context index，簡稱 KWIC)，這是於1959年經盧恩(H. P. Luhn)發明的。在這種目錄里，文獻的篇名按照所含關鍵詞的字順，由電子計算機將它們自動地排列起來，印刷出來。美國化學會於1960年試用成功，創刊一種《化學篇名錄》(Chemical Titles)半月刊。⁽¹⁰⁾後來在別的學科里也推行這種編目法。關於這類目錄的編制原則和使用方法，已經馬龍璧著文介紹過⁽¹¹⁾。本文不再詳述了。

我們從“國際文獻工作聯合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Documentation，簡稱為FID)的形成經過，可以看出目錄工作在向文獻工作發展的趨勢。比利時的圖書館學者奧特勒(Paul Otlet, 1868—1944)和法學家賴范頓(Henri La Fontaine, 1854—1943)在1895共同創建了一個研究目錄工作的國際性機構，名為“目錄工作國際研究會”(Institut Internatiinale de Bibliographie，簡稱 IIB)，以研究和編制通用的圖書分類法為其主要工作內容。經過了四十多年發展，工作內容逐步充實，終於在1938年改名“國際文獻工作聯合會”。可見文獻工作乃是目錄工作達到一

定階段之後的必然產物。

总的說來，傳統的目錄工作以書籍為工作對象，在圖書館的工作中以及其他學術工作中，有其獨具的重要位置，與文獻工作的性質不相同。近代的論文目錄，如果附有主題索引和作者索引的話，就具有了目錄工作和文獻工作的雙重特點了。至於根據關鍵詞排列的目錄，並且依關鍵詞的數目而重複列出，這就不再是一般目錄工作而成為正規文獻工作了。

以上這些看法，是我們所粗略地了解到的目錄工作與文獻工作的關係。這兩類工作的關係，正隨着圖書資料業務的蓬勃發展而在演變着。

d. 資料工作 資料工作與文獻工作的關係，也是人們所希望了解的問題。資料一詞原來具有很廣的概念。在書刊資料之外，還有實物資料。我們可以把實物資料的管理工作，不在這裡討論，因為這是與圖書館工作很少關係的。如果就一般的意義來說，凡從事各種書刊管理加工工作的人員，都不妨稱為資料工作者。就目前習慣使用的情況來說，資料工作在不同的部門，經過行政的規定，被付予不同的特定含義。

在研究單位和編輯出版單位，資料是相對於成果和成品而言的；特別在研究社會科學的機構之內，這種用詞的涵義更比較習慣。凡為研究成果和編寫成品所提供的知識記錄，被稱為資料。這項工作就稱為資料工作。另外，在有些圖書館里，習慣於將非書非刊的出版物，如技術報告之類，稱為資料。也還有這樣的一些單位，將報刊中有關本單位工作的文字，專人剪錄汇集起來，供隨時查閱之用，稱這項工作為資料工作。在高等學校里，往往將公開圖書的管理作為圖書工作，另將非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的管理，作為資料工作。

由此可見，被稱為資料工作的工作有種多種不同的情況，我們難把各種不同的情況來和文獻工作一一比較。總的說來，在組織知識單元，進行內容標誌，制訂檢索體系等方面，文獻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是可以適用於各種類型的資料工作的。

e. 檔案工作 檔案工作與文獻工作的關係也有加以說明的必要。檔案原指政府文件與卷宗而言。據楊賓在《柳邊記略》上的考證說：“邊外文字多書于木，往來傳遞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也。存

* 又可譯為“鄰文關鍵詞索引”

储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貫皮条挂壁，若档故也。”⁽¹²⁾这是档案一词的来源。

档案工作就是保管、整理和利用政府文件的工作。在当时供行政人员的查阅和参考，在后代则供历史学者的考证和利用。这与文献工作之主要以印刷出版的文献为工作对象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工作很快地扩大了范围，特别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对技术档案十分重视。档案工作不但要管理政治、经济、历史文件，还要掌管技术资料。技术档案工作和科学文献工作，在管理的对象方面有一定的交叉；分类、编目、索引等方法和技巧也有相同之处，可是还是有区别的。科学文献工作的重点在于处理记录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文献，将这些文献中的知识组织起来，提供检索的便利。至于技术档案所管理的，一般为本部门或本单位的设计图纸、技术记录、研究数据等等，全国性的档案机构也只搜集本国的档案，并不广泛地将国内外的文献搜罗入藏。这是二者之间的区别。

f. 情报工作 在国外，文献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同异问题，一直争论难决。在有些国家，人们认为文献工作就是情报工作。例如民主德国的“文献工作研究所”(Institut für Dokumentation)就是国家的科学技术情报中心。在另一些国家，科学技术情报机构所进行的工作，几乎全部属于文献工作的范围，而机构的名称却是情报研究所。例如苏联的“全苏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Всесоюз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即是一个实例。全苏情报所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各种文摘杂志、快报、述评和学科总结等，这些工作都是文献组织工作。1961年3月间在布拉格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情报国际会议上，对于采用这两个名词以何者更为合适的问题，曾经进行过讨论，意见迄未能统一。

新出版的有关文献工作或情报工作的书刊，对于这两个名词，往往采用两词并列的方式，或在行文时，两词任意使用，不加什么区别。例如“国际文献工作联合会”于1961年出版的一本手册，就名为《现代文献工作与情报工作实践》。本书一开始就这样写着“文献工作与情报工作是多种多样的”(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work is of many kinds)⁽¹³⁾，这句话里的主语是两词并

列的，而是(is)却用了单数第三人称的词语。可见作者是把文献工作和情报工作看成一种工作的。又如日本图书馆协会编的《文献工作》(ドキュメンテーション，1961年出版)一书，书中好些章节的标题却是“情报工作”，这也说明了在日本学术界，将文献工作与情报工作的概念，未予区分。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特点，以及几年来的经验，可以认为：文献工作诚然是科学情报工作中极其重要的构成的部分，如果离开了文献工作，那么情报工作的范围就很狭窄了；但是，文献工作决不是情报工作的全部内容，两个名词不能视为同义语。大体说来，情报工作的概念较之文献工作要广些，并且用词的着眼点也不相同。

除了文献工作之外，我国科学情报工作的内容，至少还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是实物情报，不限于用文字、符号记录下来的知识。我们知道，通过实物陈列、样品展览、示范表演等不经文献的工作，可以起到很重要的情报作用。

第二是消息性的报道，报道所用的文字并不具有详细的科学知识内容，一般不能视为文献，可是却能成为重要的情报。例如在1939年渥陀·韩(Otto Hahn)和施特拉斯曼(F. Strassmann)发表关于铀核裂变的论文之前，丹麦的物理学家玻尔(N. Bohr, 1885—1962)就获得了这方面的消息，使原子能的利用问题有了最早的情报。

第三是新发展的情报研究工作，这不同于编写述评论文的文献研究工作，既非纯属组织知识的范畴，也非文献服务，而是将新技术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是我国科学情报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在我国，情报工作的概念较之文献工作为广。即就情报工作中所包括的文献工作部分而言，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构成不同的理解和提法。情报工作着重于所达到的目的而言，文献工作着重于所处理的出版物对象而言。例如一篇有关放射性碘治疗甲状腺肿瘤的论文，经过文献工作的加工整理之后，便于检索，对于内科医师参考利用时，起到的是情报工作的作用。就处理方法而言是文献工作，就达到的目的而言却是情报作用。从这样一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这两个名词在使用时，可以有所不同。

我們这样來區別文獻工作和情報工作，並非有削弱文獻工作的重要性之意。現代文獻工作在圖書館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極其顯著的重要作用。

(五)文獻工作的重要性 在古代學術工作發展得緩慢的時代，從事科學工作的人數有限，一位學者可以終身只完成一兩本著作；彼時新書也就不多，定期刊物尚未出現。在那樣的時代，有了書目工作就基本解決了查索前人著作的問題。到了近代科學興起之後，研究論文逐漸增加，倘無文獻工作加以組織，研究人員就會陷入困境。至于在現代科學，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蓬勃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創造發明層出不窮，研究人員如果得不到文獻工作者的協助，面對着像喜馬拉雅山那樣高積起來的書刊文獻，更簡直有不知從何下手之感。脫離了現代科學文獻，研究人員或則浪費精力，重複前人的勞動，或則對新的發現茫然无知，處於落后的狀態。在這樣的時代要求的情況之下，各個國家都重視現代文獻工作，是有其重要的原因的。在我國，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更督促我們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成就，在短期內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文獻工作也就顯得特別重要。

我們只要看一看世界科學文獻逐年飛速增長的數字，就可以認識到，只靠科學研究人員個人的力量，自行在文獻大海里摸索的方法，決不能解決充分利用前人經驗的問題了。據粗略的統計，1961年一年內發表的科學技術原始文獻，達到二百三十萬篇左右^{〔1〕}。又據日本國會圖書館的調查統計，科學新文獻的增長率為每年百分之九，就是說每過八年多，一年發表量即增加一倍。我們還要知道，研究人員並不是只利用當年的文獻，過去的文獻，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科學文獻，几乎全都是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因此，只有經文獻工作的組織整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編寫成本國文字的摘要，系統地予以分類，並附有檢索工具之後，這樣浩如烟海的科學文獻，才有可能被研究人員所利用。這就是文獻工作在迅速發展我國科學事業，早日完成四個現代化的大作用與意義。

(六)結語 現代文獻工作的內容十分多樣化，除了基本上定型了的題錄、文摘、快報、手冊

等等傳統工具以外，分類法與主題索引的編制也日益精密，還正在利用科學技術上的尖端方法，如機械檢索、電子計算機、機器翻譯、快速複制、縮微文獻等等，來提高文獻工作的效率。本文討論的只是基本概念，對於工作方法，不在此介紹了。

解放以來，我國的科學文獻工作在十分薄弱的基礎之上，有了極其迅速的進展。圖書館工作者在文獻服務、參考諮詢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績。我們深信，今后通過多方面的實踐，必然會將文獻工作的內容，不斷地豐富起來的。

參 考 文 獻

- [1]顧家杰：《科學圖書館工作發展問題》，載《圖書館》，1963年第3期，36—41頁。
- [2]《論語》卷三，32頁，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版，第二冊。
- [3]Taylor, R. S.: Glossary of Terms Frequently Used in Scientific Documentation, Introduction, 1962年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出版。
- [4]Bradford, S. C.: Documentation, 49頁，1953年倫敦 Csroby Lockwood 第二版。
- [5]Shera, J. H. 等編: Documentation in Action, 20頁，1956年紐約 Reinhold Publishing Co.出版。
- [6]Avramescu A. 及 Cândeа, V.: Introducere în Documentarea Științifică, 87頁，1960年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科學院出版。
- [7]What is Documentation? 載于 *Special Libraries*, 54卷, 3期, 168頁 (1963)。
- [8]Technical Librar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104頁，1951年紐約 Special Libraries Association 出版。
- [9]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前言》，1頁，1963年中華書局出版。
- [10]Freeman, R. R. 及 Dyson, G. M.: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Chemical Titles*, a Current Awareness Index Publication Prepared with the Aid of a Computer, 載于 *J. Chem. Documentation*, 3卷, 1期, 16—20頁 (1963)。
- [11]馬龍璧：《什麼是關鍵詞索引？》，載《圖書館》，1963年第3期，51—52頁。
- [12]毛 坤：《略論關於舊檔問題》，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1957年第10期，1—6頁。
- [13]Frank, O. 主編：Modern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s, 5頁，1961年FID 出版。
- [14]楊景余：《世界科技文獻發展趨勢》，載《綜合科技动态第二分冊，情報工作》，1963年2期，36—39頁。